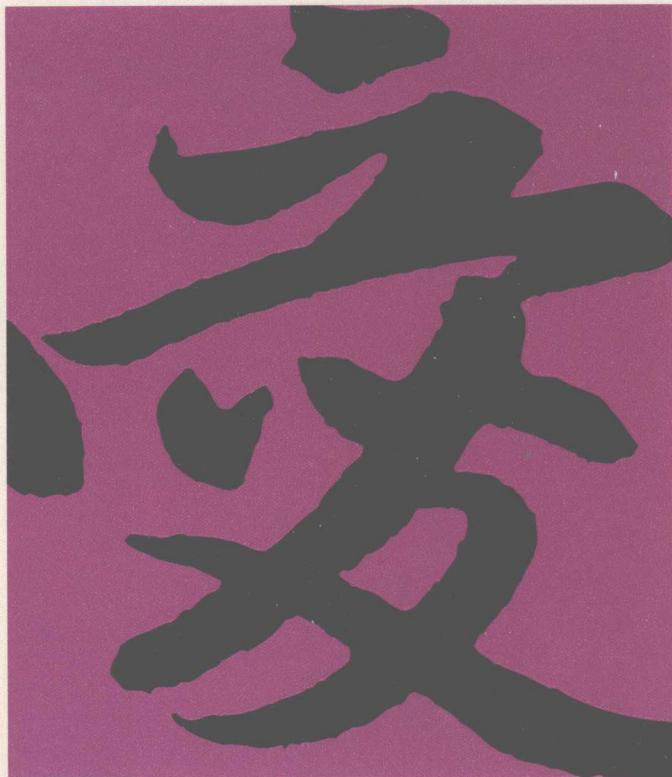


# 在爱中寻求真理



Seeking Truth in Love

王梵·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 Seeking Truth In Love

# 在爱中寻求真理

王 范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在爱中寻求真理 / 王芃主编.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ISBN 7-80123-717-X

I. 在... II. 王... III. 丁光训 - 神学 - 宗教思想  
- 研究 - 文集 IV. B97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254 号

# **在爱中寻求真理**

**王 芮 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2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印 刷:**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33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3-717-X/B · 308

**印 数:** 1-8000

**定 价:** 48.00 元



## 序 言

若干年来，海外教会中一再有人发表文章，对中国基督教妄加批评和评论，他们讲了一些有价值的话，也有不少令我难以认为有价值的话，大多是作者摆脱不了自身积累多年的政治成见。这次王芃同工所收集的文章完全是另外一些作品，它们所反映的，都是作者热爱中国教会，期望中国基督教促成新的进步思想，完全不是那些“老一套”的东西，读来令人感到中国基督教面目一新，这使我们受到莫大的鼓舞，也相信它会引起我们对今天中国教会的重新认识，引导人们给予前进中的中国基督教以正确的定位。在此，我真心实意地代表读者向王芃同工和新一代的国际神学家表示感谢和诚挚友好之情。

丁光训  
二〇〇六年一月

# 目 录

CONTENTS



<b>序 言</b>	丁光训	(1)
<b>丁光训主教的神学主旨</b>		
——“爱永不止息”	[瑞士] 白德培	(1)
<b>丁光训主教的榕树神学</b> [美国] 唐纳德·梅瑟 (11)		
<b>使命面前的思考</b>		
——从宣教学的角度看《丁光训文集》	[美国] 余国良	(34)
<b>中国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的土壤</b>		
——读《一位对普世神学有贡献的中国神学家》一书有感	[澳大利亚] 蒂蓓	(40)
<b>宇宙的基督与普世教会团契</b>		
——	[菲律宾] T·卡瑞纳欧 F·卡瑞纳欧	(45)

## 一位对普世神学有贡献的中国神学家

- 《丁光训文选·前言》 ······ [美国] 魏克利 魏恺贞 (53)
- 热烈祝贺《丁光训文集》韩语版印行 ······ [韩国] 金容福 (72)
- 与时俱进 思维创新 ······ [美国] 余国良 (84)
- 直面未来
- 有远见的丁光训主教 ······ [瑞士] 司徒博 (126)
- 基督的宇宙性使命 ······ [美国] 毛瑞琪 (131)
- 中国的智慧神学 ······ [芬兰] 罗明嘉 (148)
- 丁光训主教神学中的基督教伦理学 ······ [加拿大] 白理明 (160)
- 丁光训主教对教牧辅导的神学贡献  
······ [美国] 阿尔·杜克 珊瑞·维林 (168)
- 《丁光训文集》(韩文版)序 ······ [韩国] 金钟九 (193)
- 作者介绍 ······ (196)
- 编后记 ······ 王 范 (199)

# 目 录

## CONTENTS



Preface ..... K.H.Ting(203)

K.H.Ting's Theological Motifs in *Love Never Ends*

[Switzerland] Tobias Brandner (204)

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Ecumenical Theology

[America] Philip L. Wickeri & Janice K. Wickeri (214)

A Christian Challenge in Communist China

for Creative Engagement

[America] Danny Yu (223)

The Chinese Banyan Tree Theology of Bishop K. H. Ting

[America] Donald E. Messer (269)

Straight to the Future: The Visionary Bishop K.H.Ting

[Switzerland]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294)

## **The Cosmic Mission of Christ**

[America] Richard J. Mouw (299)

## **Love Accompanies the Pilgrims: The Writings of K.H. Ting**

[Australia] Mandy Tibbey (317)

## **A Theology of Wisdom for China**

[Finland] Miikka Ruokanen (323)

## **Christian Ethics and the Writings of K. H. Ting**

[Canada] Raymond Whitehead (336)

## **Theological Contributions of Bishop K.H.Ting to**

## **Christian Pastoral Counseling**

[America] Al Dueck & Sherry Walling (344)

## **Cosmic Christ and Ecumenical Fellowship**

[Philippine] Feliciano & Theresa Carino (372)

## **The Contributors**

(382)

## **Postscript**

Wang Peng(387)



# 丁光训主教的神学主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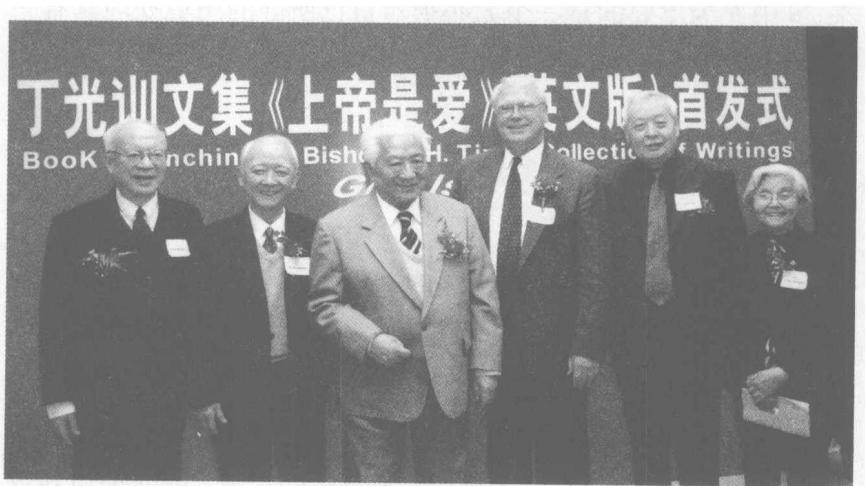
——“爱永不止息”

[瑞士] 白德培<sup>(1)</sup>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传道书》3：1—2

《传道书》第三章中的这段名篇是旧约智慧传统的一部分。



《上帝是爱》首发式



在爱中寻求真理

对于人们的种种苦难和渴望，这段经文似乎反映出一种漠然、事不关己的态度。但事实上，这段著名的经文更要表达的是人们要深深信靠上帝的引导，要认识到，尽管历史跌宕起伏，但它的的发展仍然遵照上帝的旨意，这才是对上帝和世界历史非常智慧的理解。传道者尽管要对自己的巅峰和低谷保持一段必不可少的距离，但很明显他并没有脱离世界，他仍然置身其中。

丁主教的文集《爱永不止息》也反映出这种智慧和参与的精神。从丁主教 50 多年来的讲演、讲座和讲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中国教会的忠实使徒。《文集》读起来就像某个使徒写给早期教会的书信一样。这些书信汇集的并不是一些抽象的思考。人如果只高坐在主教位子上或只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对身边的一切漠不关心的话，他是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信的。相反，只有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并且能够深刻地意识到时代需要的人才能写出这种具有实践性和关联性的书信。丁主教作品的关联性提醒我们，神学总是在相互关联中产生，总是通过活生生的关系体现出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对自己所处的历史处境具有一种批判意识，神学也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形成的。

## 1、诠释学：历史意识

丁主教的历史考据见解表明他是一位深刻的诠释学神学家和教会领袖。在对圣经文本进行解释的同时，他也在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分析。如果上帝之道不能同对自己时代的理解结合起来的话，那么人就不会真正懂得上帝的道。丁主教的《文集》体现出了双重关切：一是上帝之道，一是现今的形势。同时他对现今中国的解释也具有历史性特征，《文集》也体现出他对这种历史



特征的批判意识。过去几年，中国教会在进行神学思想建设的过程中开展了很多神学讨论，《文集》不仅可以看作是神学思想建设的导言，而且也为神学思想建设奠定了基础。追随丁主教一起开展多元对话同时又不拘于一方的观点，这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他一方面以中国本土教会的需要为中心，另一方面又从不放松与普世教会的团结（132）<sup>②</sup>，丁主教在二者之间维持着非常巧妙的平衡。一方面，他批评中国教会在前几个世纪对外国差会的依赖，因为他们同殖民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赞赏这些差会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将各种不同的传教士加以区分（130）；丁主教在二者之间也持有平衡的观点。他一方面非常明显地竭力维护三自原则，而且颇具说服力地指出：从最早的基督徒开始，三自原则就是教会实现真正本色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原则不仅具有福音性的实践意义，而且也丰富了普世教会的经验，对此二者而言，三自原则都是十分必要的（127）；另一方面，丁主教也并没有以一种排他主义的方式来运用三自原则，因为他们不过是历史的一项功用，因此需要恒常地再解释和再运用。丁主教既对三自做出历史性的理解，又将它与具体的时代需要联系起来，正是在此双重基础之上，他从强调三自转为强调三好（336，339）。

在下文中，我将进一步来谈《丁光训文集》的两个重要方面，处境化和普世主义。

## 2、处境化：爱和人里面的上帝形象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需要处境化是丁主教最重要的神学关切之一，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也是众人皆知的。只有对基督教信仰



在爱中寻求真理

做出真正处境化的表达，教会才能全然成为中国化的教会。基督的福音只有经历植根于中国土壤的过程，才能完全与中国人关联起来。更有趣的是丁主教在倡导处境化过程自身当中就已经以处境化的形式表现出这一信息。例如，不仅在《文集》的书名上，而且《文集》中的许多标题都清楚表明，爱是丁主教神学的核心范畴。他反复让我们想起，爱是上帝最根本的属性（149, 211, 313, 385, 435)<sup>(3)</sup>。正是爱的这种核心地位使丁主教非常肯定地谈及过程神学。很明显，丁主教将自己神学的核心——爱的重要性与大部分中国的教会分享。在我所访问的中国教会中，没有一间教会不将汉字“爱”张贴在显要的位置上。强调爱并不是一种巧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总有一些基督徒相信：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救。这种观点从神学上来说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并不是理解基督绝对性的唯一可能方式。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神学重点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造成了分裂，并带来了



1998年，《丁光训文集》出版，该书中许多文章论述了“三自”的神学意义。



一定的张力，而且也与中国传统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和”这一观念相冲突。通过强调超越差异的“爱”，一个重要的转移发生了。少谈一些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区分开来的内容，多谈一谈将双方联系在一起的内容。这样，对爱的强调即时既成为一种审慎的普世策略——在教会和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又成为一种处境化信仰的表达——反映出“和”的文化核心以及关于“和”的思考。在对话中，无需触及并回答谁得救、谁不得救这一问题。这表明，它或许并不是基督徒不得不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这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态度——就是把谁将会得救的决定权留给上帝。上帝的爱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几百万的基督徒身上（210）。

丁主教将上帝之爱置于其神学思想的核心，这反映出在中国文化处境中，“和”与“爱”、“合一”与“团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大家可能会记得，尽管爱是普世教会的核心范畴，但爱在各个地方并不一定承载着同样的重要性。相形之下，神学在西方处境中表达的方式常常反映出一种冲突性的、辩证性的起源。根据这一点，人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关键词汇，如区别、不同、分离和辩证的方法。<sup>(4)</sup> 在西方思想的起源中，我们会遇到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这样的思想家，他曾经说过：“存在的事物通过与对抗潮流的冲突被引向和谐”，又说：“战争是万有之父，是万有之统治者。”这种辩证方法深刻地形成了西方的神学思想，其中从相互矛盾的正、反命题中总结出来的话语也显示出在区别和矛盾中相似的认识论根源。在此笔者并不是要对哪种形式的神学更好做出判断，辩证式神学同和谐式神学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我们或许还记得马丁·路德的神学所具有的深奥智慧，他的神学以“区别”为中心，即他将律法和福音区分开来。我们也可以从当代的卡尔·巴特和他的辩证神学看出，根植



于“矛盾”传统的神学也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辩证式神学同和谐神学二者都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信仰的处境化表达。我们借此最好来提醒自己，爱不仅是神学中一个倍受欢迎的范畴，在丁主教的思想中，爱在具体的处境化进程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此类似的，我们来看一下丁主教关于罪这一范畴的重要论述。罪的观念是指人生来本性就趋于邪恶，这在基督教神学中必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中国的传统教导并不了解这一观念（141）。在一个并不熟悉罪论的传统处境中，如何在传讲耶稣基督赦罪救恩的同时，使人深深地认识到人类的堕落呢？尽管人类一切的罪恶并没有止息，丁主教却开始强调人里面所具有的上帝形象，强调圣灵在这个世界的内住，强调上帝丰富的救赎恩典远大过亚当之罪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强调上述内容，丁主教恰切地平衡了罪的观念。尽管人类的罪恶给世界带来了破坏，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属于上帝。用丁主教的话来说：“人的罪确实影响到了受造的世界，但是受造的世界到底仍是上帝的，不是魔鬼的占领区”（143）。关于人类罪恶的讨论将我们引向了上帝的尊荣和他对这世界所拥有的主权，更新了我们对上帝的确认。无论是人所具有的上帝形象，还是圣灵在这个世界中的内住，这两个范畴都避免了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区分开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二者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圣灵所内住的世界也是同一个世界。当丁主教按此方式来谈上帝的爱时，展现出来的是他通过在中国处境下进行思考，对神学问题所做出的处境化解答，同时又在教会和世界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 3、普世主义：宇宙的基督

了解这些思想之后，我们很自然地就会逐渐发现丁主教思想中普世主义的质素和潜力。普世主义具有多重含义：第一，它是指不同宗派教会之间的关系；第二，它是指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关系；第三，它是指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1) 丁主教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神学，它可以从神学的角度对中国新建立的宗派后时期教会的身份做出解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一种处境化的信仰才能成为一个恰切的回应。这种神学必须超越传统的西方宗派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处境，因此和中国的处境也不相干。因此只有这样一种超越的神学才能体现出宗派后时期中国教会恰切的、共同的身份。

(2) 丁主教强调，处境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中国教会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对普世教会的大公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sup>(5)</sup> 这种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联系正是丁主教一生的神学思考。非常相似的是，他的一生既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处境之中，同时又关切教会的普世性和大公性，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3) 正是普世主义的第三层含义对我们的讨论而言尤为有趣。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爱这一范畴，还是人所具有的上帝形象这一范畴，二者都具有在基督教和世界之间搭建桥梁的潜力。人可能会想，将丁主教的神学和人论引入基督论的领域，很可能把基督展现为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和社会改革者。但丁主教避开了这种肤浅的基督论，却发展出一种具有相当高度的基督论，其核心就是相信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创造的参与者，是宇宙之主。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中，他都指出，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信仰



而言，基督在宇宙中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sup>(6)</sup> 是什么使宇宙的基督成为在中国表达基督主权的一种恰当方式呢？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基督徒认信式的陈述，与以前中国文化中的所有传统和早期的大儒们相比起来，这一陈述宣称基督拥有绝对的独特性。这样，它就满足了中国大部分基督徒的利益，将主耶稣基督同大众宗教的各种神明区分开来。尽管在中国神话中有许多神明，但耶稣绝不是另外一位这样的神明，他是宇宙之主。另一方面，宇宙的基督这一观念强调了基督事工的宇宙广度，不仅涉及到教会和信徒，而且也拓展到非基督徒当中（413页以下）。基督教会所敬拜的基督正是那位在上帝创造世界之时就已经存在的基督。这样一种观念可以帮助基督徒克服这样一种狭隘的想法，即常常仅以教会为核心。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这一范畴在信徒和人类追求进步、解放、民主和人性化的运动之间也能搭建沟通的桥梁（415, 439）。丁主教让他的读者们知道，上帝也可以使用非信徒来执行他的计划，正如在《旧约》中，许多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丁主教与普世运动中许多神学家所分享的远象就是基督将引导整个受造实现在上帝里的合一这一目标。或者用普世运动中常用的话来说，教会的合一并不是其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合一和更新。<sup>(7)</sup> 我们蒙召积极参与到这个试图统一和更新整个世界的运动中来。正是通过宇宙的基督这一观念，丁主教最终、或许也是最有力地表达出了他对教会和世界（就他而言，世界指的是中国的社会）这二者最深的关切。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是远胜过老亚当的新亚当，这两种形象提醒我们：基督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从世界的被造开始，经历了历史的跌宕起伏，直到历史的终极——最终的救赎，他都一直存在。丁主教和他的整个国家一同经历了苦难，这个发生在一方的故事不过是



上帝故事 (His-story) 中的一部分，而上帝同这个世界之间的故事更具有广博性，更具有包容性。“从阿拉法到俄梅戛向来不是一条直线，但是仁爱和恩惠将一直伴随我们的朝圣征途” (418)。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欲穿的望眼已经看见历史的终极目标，而中国的社会上下在渴望、期待救赎的来临，正是救恩史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原载于《金陵神学志》2004年第1期总第58期  
(寇薇薇 译)

注：

- (1) 作者简介见 196 页。
- (2) 本文所标注的参考页码均为英文文集《爱永不止息》中的页码。
- (3) 或许在他的话中最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一点：“上帝的根本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不是他的无所不知，不是他的无所不在，不是他的自在永在，不是他的荣耀威严，而是他的爱” (149)。
- (4) 丁主教积极将自己的神学同西方的过程神学结合起来 (210)，该神学同样强调上帝是爱，这更加衬托出西方神学非常强烈地以矛盾这一范畴为核心。过程神学在西方处境中更是一种边缘化的运动。
- (5) 参第 132 页中的话：“……同时我们也愿意重申我们同一切其他地方基督徒们的合一……”，“三自正是中国教会为实现这一大公性所做的贡献”；另参第 160 页中的话：“我们不但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我们还要同普世教会相联结，作为它的一个肢体。”
- (6) 尤其在他最重要的文章中体现出来：“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 (137—150，尤其是第 143 页以下)，“来自解放神学、德日进神学和过程神学的启发”